


经典与书写
翻译子系



[法]德勒兹(G.Deleuze) 加塔利(F.Guattari) 著 | 姜宇辉 译 |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 千高原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2. Mille Plateaux

Ἐὰν μή, ἦν δ' ἐγὼ ἀσιλῆς τε νῦν λεγόμενοι γαίῃ ἐν ταῖς πόλεσιν ἢ οἱ βασιλῆς τε νῦν λεγόμενοι καὶ δυνάσται φιλοσοφήσωσι γνησίως τε καὶ ἱκανῶς, καὶ τοῦτο εἰς ταῦτόν συμπέσῃ. ΔΥΝΑΜΙΣ ΤΕ ΠΟΛΙΤΙΚῆ καὶ ΦΙΛΟΣΟΦΙΑ, τῶν δὲ νῦν πορευομένων χωρὶς ἐφ' ἑκάτερον αἱ πολλαὶ φύσεις ἐξ ἀνάγκης ἀποκλεισθῶσιν, οὐκ ἔστι κακῶν ΠΑΤΛΑ, ὧ φίλε γλαύκων, ταῖς πόλεσι, δοκῶ δ' οὐδὲ Τῶ ΑΝΘΡΩΠΙΝῶ ΓΕΝΕΙ.

Plato de Rep. lib.v.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 千高原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2. Mille Plateaux

[法]德勒兹(Gilles Deleuze) 加塔利 (Félix Guattari) 著 姜宇辉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第2卷/(法)德勒兹,(法)加塔利著;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12

(经典与书写)

ISBN 978-7-5458-0315-0

I. ①资… II. ①德…②加…③姜… III. ①德勒兹(1925~1995)—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8970号



Mille plateaux

De Gilles Deleuze et Félix Guattari

Copyright © 1980 by Les Editions de Minuit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es EDITIONS DE MINUIT S. 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7-368号

经典与书写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

[法]德勒兹、加塔利 著

姜宇辉 译

责任编辑 杨英姿

特约编辑 万骏

封面设计 吴正亚

技术编辑 吴放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4.375

版次 2010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12月第2次

ISBN 978-7-5458-0315-0 / B·30

定价 55.00元

总 序

经典是影响一个悠久文明走向的文本源头。它不限于时间上的源头,还意味着重现思想与人生开端的溯源能力。这也就是说,它能让我们重回起头处,体验到最初的、边缘上的取向如何发生,并由此而生出某种边际处的敏感。非经典的文本则已经处于某种框架之中,近代以来的反经典潮流则指一种以“靠最先进手段直接解决问题”为标榜的倾向,否认经典有当下及未来的活的真身。

20 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没有经典的国度,只有西方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和技术(高科技)的至高无上与无处不在。形而上学与科学同属于一个观念普遍主义的思路。“现代自然科学、现代数学和现代形而上学都是源出于广义上的数学因素”(《海德格尔选集》,第 875 页)。但我们也知道,数学同样是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形成因素。只通过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视野来研究中国古代经典,也属于这个高科技崇拜的现象。

科学无经典可言。培养一位物理学家,根本无须去读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甚至牛顿的《原理》,只需要最应时(updated)的教科书、成果报告和实验手段。但要成为一个承载文明命运的士(儒士、道士)、思想家,或完整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则必读经典,非如此就无法以“究际通变”(司马迁语)的方式来进入生活。

特定的科学很快地、越来越快地过时,特定的经典却不过时。

一个原因是：科学自认为在追求一个可直接确证的真理，因此将语言只当作表达手段，经典却要凭借语言的时间结构、并通过重塑语言来领会和揭示生存的意义。高科技只有现在时，经典却是过去与未来的当下交织。科学的重复只是结果的验证，经典的重复却要生发。所以，不同于科学，经典不但不力求摆脱自己的特殊身份，要求“统一语言”，平整化语言，反倒只有在自己的独特语言、文明和生命结构中才成为经典，具备与其他经典传统打交道的能力和视野。这么看来，相比于现代科技的工具化，经典是语言化的；相比于现在进行时的口语，经典更倾向于那让过去（阴）和将来（阳）交织的构象书写。

经是书，书总在写，写总在生，此乃经书书写的书生意境。书一写不只是被印刷，哪怕是抄写、背写也有自己的生长分蘖。书一写让经典和思想有了手感与身命，自成格局，有生成意义的机制，有源头本身的尊严。这样的书写自能与它种写作区分开，也就有了自家的致思书法和笔调意趣。如此看来，书写不只是写出已有的什么，而是随手去写，在书中写，写中成书。“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经·系辞上》）。但失言之意乃孤意，失书之言不过是表意之言，往而无返。只有意入言中，言浸于书体，书又得其意境，水墨意气回环往复，“点画之间皆有意”（《王右军自论书》），方成蕴藉结构，阴阳不测而生生不已，“鼓之舞之以尽神”（《易经·系辞上》）。

21世纪的中国，最需要经典的回归。但这回归绝不现成。前一个世纪中，经典及其传统被以一些可怕的罪名——包括“吃人”——流放、戴帽、判死刑，以十字架或其他名义来诅咒，这些都不是文学的虚构。经典的真实回归，不会出现于自欺欺人的“繁荣”、“盛世”，不会出现于压抑精神深层创伤的强迫遗忘和轮番炒作。因为这种无罪感、无悲痛、无悔恨、无招魂的重塑金身，只是尸身的水晶棺化和为己所用而已。

“经典与书写”不反对且有保留地欢迎这种伪作，不仅因为假装的善待胜过直接的恶杀（假如“假”被意识到了），而且因为在某

个层次上，“善者，伪也”（荀子语），真戏有时也可以由假唱开始。但是倾心于经典与书写的人们是另一种态度。对于他们，经典经受的苦难及其原因（包括经典自身的原因），不被遗忘。“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诗经·采薇》）。当经典在一个世纪的流放和死刑判决后，重新跨进这个已经面目全非的家门时，它的忧伤和来自一个悲惨世界的他者性，让我们在轰雷般的惊呆中木然起身。这种再次遭遇经典、嗒然而丧我的终极体验，让经典露出它的面孔。

活在书写中的经典，只能是复数的。只有一本经典，等于无经典，因为唯一的经典只是宪章或神喻，其中无语言和书写的生命。华夏文化世界自古就没有某一本经典的独霸。四书五经都是经典，三教九流皆有经典。所以经典的书写或书写着的经典，一定有模糊的、开放的边缘，特别珍视那些能帮助当今中国人直面经典、让经典又开始实际书写的哲理，不管它来自哪一个经典传统。

这开放不意味着进入一个共经典（实乃无经典）的全球化时代，而是一种互为他者的、有亲疏远近之别的“经典间”的生存格局，或可称为天下格局。天下以家为根，各种层次上的家是活的血脉传统，而健全的家一定富含家间性（inter-familiality），“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所以天下可以为家，但不可家天下。

让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在沉痛与希望中迎回自家的经典，那就意味着，让我们的思想生命接回到华夏世界的最高脊岭，在又吸饱了阳光的冰川之泪中开始流动，得其雄奇之势，不回旋千折、跌宕万里不足以抒其愤、尽其性，而神其灵也。

张祥龙

戊子夏海峽謹識

翻译子系前言

这个多余的前言，毋宁说是后语：“经典与书写”翻译子系扉页题辞的后语，以及所有在“经典与书写”丛书被翻译文本的后语。向着将要被翻译的文本，这些摘自先人典籍的题辞说明了：对于“经典与书写”来说，什么是翻译？为什么翻译？如何翻译？

题辞的选取，是从《诗经》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到《论语》的“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两个“攻”字及其诸多解释，或许蕴含着翻译的秘密。什么是翻译？或许可以一言以蔽之，翻译就是攻：它异之攻和攻乎它异。

为什么攻乎它异？或者说，为什么翻译？为了“大道”。“大”在这里是动词，“大道”就是让道大起来，不要猥缩到一端，执着一端，失去左右逢源的两端之空，越走越窄，终至穷途末路。现代各种“主义”卫道士，恰是害道之士，因为他执一不化，不能通过学习它异、攻治它异而保持两端的张力，结果导致道路阻断、文明闭合。根据焦循的解释，这种不懂得“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一曲之士、一端之士、执一不化之士就是异端。如果攻治这样的异端之学，就会让大道越走越小，终至不通不化，“斯害也已”。与这种自鸣得意的异端小道相对，便是大舜“执两而用中”的大道。只有攻乎它异，才能叩其两端；只有叩其两端，才能一以贯之；只有一以贯之，才能两而化之；只有两而化之，才能导(道)而大之。

如何“大”？或者说，如何翻译？曰：“善与人同。”善与人同，不是通过“接轨”而与人同。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焦循解释说：“惟不同而后能善与人同。”而且，这个不同不是刻意寻找差别、保持差别，而是要善与人同。善与人同，自然善与人异；善与人异，自然善与人同。善同善异是一个善：善，则能同能异，攻乎它异而一以贯之；不善，则不能同、不能异，同则“普遍”、“接轨”，异则“本土”、“特殊”，两家主义虽互不相让，而其为不通不化、执一害道之异端也则一。孟子曰：“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与人为善，仁道也，大道也。惟大道可以大而化之之谓圣：“执其一端为异端，执其两端为圣人”；和而不同是君子，同而不和是小人。和而不同就是善与人异、善与人同。诚能如此，庶几可以不辱《书经》末尾的告诫：“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庶几可以翻异言而为同文。

最后，经过这三层翻译的思考，我们也许可以读懂《论语》的开头为什么是“学而”，“学而时习之”的后面为什么是“有朋自远方来”。大译之道，难道不是在夫子的第一声教导中就已经宣示了吗？难道不是：只有在学习的时候向着朋友敞开，学才能大起来？只有在行道的时候向着远方敞开，道才能大起来？难道不是：必须有赖于大道的生生不息，大学的日新其德，今日否隔不通的人类文化才有可能大而化之，化成天下文明？《易》曰：“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否极泰来之际，同人以通天下之志，同文以通天下之义，正是“经典与书写”翻译子系的使命。

经典与书写编委会

代序：概念何为？

玛斯素美(Brian Massumi)①

“哲学，唯有哲学。”②

这就是德勒兹的简单明了的回答。而这个问题——《千高原》是怎样一本书？——可能会浮现于众多展卷研读者的脑海之中。初看之下会发现，显然，书中展示着某种进程。每章的题头都包含着一个日期及一个标题，还伴以一副图像。但读者很快便感觉到，这些图像并非全然作为图示。比如，一副描绘着一个捕鸬鹚装置的图画与国家理论之间存在着何种关联，同样，它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又为何(第13座高原)？抑或，一副卵的线描又与人类肉身之间存在着何种关联(第6座高原)？德勒兹的回答或许并非如看似那般简单明了，——这样的质疑为作者的一则简介性说明所进一步加强，它提示读者：该书完全不是按照章节来划分，相反，它由

① 现任教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Université de Montréal)，《千高原》的英译者。此外，他还译有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与 Geoffrey Benningto 合译)、雅克·阿塔里的《噪音》这些当代法国思想的经典之作。除了译作之外，他还著有 *A User's Guide to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Deviations from Deleuze and Guattari* (1992)，以及 *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Movement, Affect, Sensation* (2002) 等非常重要的深入阐发德勒兹哲学思想的著作。下文注解中的参考书目因为十分重要，为了便于读者查考，除了必要的解说之外，我们将书名等信息都保留为原文。——中译者注

② Gilles Deleuze, “Huit ans après: Entretien 80,” *Deux régimes de fous. Textes et entretiens 1975-1995* (Paris: Minuit, 2003), 163.

一座座“高原”构成。二者的差别之处就在于,这些高原可以按照任意的次序来阅读。每一座高原都将不同的主题构织成错综复杂的网络,而这些主题则与众多非哲学的学科关联在一起。艺术,数学,地质学,生物学,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动物行为学,文学,音乐,宗教,政治理论,经济学。如此展现出的宽度和多样性看似漫无边际。读者正被引向迷乱不堪的悬崖边沿。但骤然间,有种种连接跃显,往往是介于不同高原上那些互异的进程之间,恰似弥合天与地的概念闪电,以一种澄明映照出一片远景,而此种澄明既太过强烈,又转瞬即逝,难以将其把捉。此种远距连接迸射出的闪烁在每次阅读之际都会增殖,以一种表演般的节奏展开着对不同主题的构织。这本书的写作方式颇为类似实验小说,因而读来就带着一种音乐般的体验:动感实足。共振形成于每次“演奏”之际,它们以一种流变的自我增强的意义来令体验丰盈。德勒兹不是曾评论说,读一本书,就应该像聆听一张唱片?^①另一种复杂化:第一座高原的开篇第一句就预告了一场二重奏。每个进程都全然是合作的结果,而且“既然我们每个人本身都是多,这已经堪称人数众多了”。

德勒兹的合“多”者(co-multiple)——菲利克斯·加塔利——并非一位职业哲学家。他毕生致力于政治活动,还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精神分析家,但他从未皈依于某个政治党派,也从未以一位分析家的身份从业。他不知疲倦地地奔走于不受国会所辖的左派阵营,后者后来与工人一学生一起掀起了68年的五月风潮,而这场革命赋予了随后几十年间突出的社会运动以持久能量。加塔利在整个职业生涯期间都任职于一家试验性的精神病诊所,La Borde,后者与反一传统精神病学的运动紧密关联在一起。德勒兹曾写

^① Gilles Deleuze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3 (Gilles Deleuze et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Paris, Flammarion, 1996, 10).

到，加塔利的生命自身就是一种永恒运动的韵律，难以被纳入到既成的意识形态、学科壁垒或确定的体制当中。“他可以从一种行动跃至另一种行动，他睡得很少，但出游却很多，而且从不停歇。”他的生命就像是一片“海”，“表面上始终在运动，不断闪烁着光芒”。^①大地，天空，海洋。闪烁，韵律，共振。“唯有哲学”，但看起来，它由众多事物构成。“力，事件，运动和动因，风，台风，疾病，场所和时刻。”^②但它唯独不是一种思想的内在性。“哲学绝不是用来反思任何事物……谁也不需要通过哲学来进行反思。”^③一部哲学书“与外部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哲学思索“唯有经由外部，并于外部方能存在”。^④“它并非在头脑之中。”^⑤

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哲学是一种介入世界的方式。作为这部合著之作的代言人，德勒兹谈到，在写作《千高原》的过程中，“我们有这样的印象，即我们在搞政治。……问题就在于，别人是否能够在他们的生命和计划中利用它所进行的工作，……哪怕只是少量地利用”。^⑥哲学以这样一种方式介入世界，此种方式既是政治的，又是音乐的。它的政治策略是实用主义的，而非基于纲领。哲学是一种作为，并且是为了变革而作为。

这就是为何哲学不满足于进行反思，此种反思从一种超然的

① Deleuze, “Lettre à Uno: comment nous avons travaillé ensemble,” *Deux régimes de fous*, 218.

② Gilles Deleuze, “On A Thousand Plateaus,” *Negotiations. 1972 – 1990*, trans. Martin Joughli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34 (Gilles Deleuze, “Entretien sur *Mille plateaux*,” *Pourparlers*, Paris, Minuit, 1990, 52).

③ Deleuze, “Qu'est-ce que l'acte de création?,” *Deux régimes de fous*, 292.

④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Introduction: Rhizome,” *A Thousand Plateaus*, trans.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4, 10 (Gilles Deleuze et Félix Guattari, “Introduction: Rhizome,” *Mille plateaux*, Paris, Minuit, 1980, 10, 16).

⑤ Deleuze, “Mediators,” *Negotiations*, 134 (translation modified) (Deleuze, “Les intercesseurs,” *Pourparlers*, 183).

⑥ Deleuze, “Huit ans après: Entretien 80,” *Deux régimes de fous*, 166.

立场出发,并宣称要对世界进行解释性描绘或裁断性规定。致力于变革就是为新鲜事物欢呼。而从界定上说,新鲜事物是不可被描绘的、尚未来到的。如若它的到来可以被预先描绘,那么它就不会是新鲜事物。因为那样一来,它就已然被纳入当下的规划之中,权且作为一种对于未来的规定。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践行的哲学既非描绘性的、也非规定性。它是建构性的。“人人都知道哲学与概念打交道……但概念绝非垂手可得,它们并不会预先存在:你得创造,创造概念,这其中所包含的创造丝毫不亚于你在艺术之中所见到的创造与发明。”^①哲学只有一个目标:建构概念。“唯有概念”就是一种概念艺术。

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哲学方法对于引导读者如何以最佳方式来切近《千高原》的体验具有重要意义。这与非哲学学科的地位直接相关,作者们正是从这些学科当中获取了撰写该书的众多素材。作者们并非诉诸其他学科以寻求外在的权威。这根本不是他们说哲学与一个外部相关联时所意味着的。同样,问题也并非在于将哲学册封为别的思想或行为模式的审判者或外在的仲裁者。在哲学的行动当中包含着某种评价,但它却属于另一个不同的种类。每一个学科都据认为拥有其自身的建构模式,基于此种模式,它发明了维持自身秩序的评判标准。哲学并不想擅自对其他学科的内部事务发号施令。对于其他学科的成果相对于它们自身领域的合法性,哲学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同样,它也并非只是将这些成果引进到自身的活动当中,赋予它们以一种借取而来的权威性。哲学既不对其他学科施加评判,也不在它们的评判面前俯首称臣,而

^① Deleuze, “On A Thousand Plateaus,” *Negotiations*, 32 (Deleuze, “Entretien sur Mille plateaux,” *Pourparlers*, 48). 对概念在哲学中的地位的一种拓展性的讨论,参见 see Deleuze and Guattari, *What Is Philosophy?*, trans. Graham Burchell and Hugh Tomlinson (London: Verso, 1994), ch. 1 (“What is a Concept?”), 15–34 (Gilles Deleuze et Félix Guattari,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Paris, Minuit, 1991, chap. 1, “Qu'est-ce qu'un concept?,” 21–37)。

是从它们那里获取自己所需的东西。它从它们的外在作用中抽出某些东西，随后又巧妙地将之转为己有。它从非哲学那里所抽取的，正是哲学的潜能。它施展机巧来对此种潜能进行重新加工和重铸，将后者引向它若固守起点则绝不会前往的方向。哲学从学科的自治的能力当中将潜能解放出来。它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令潜能不断流通，朝向其他生命，为了别的计划服务。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哲学将其他学科的潜能取为己用。每一次取用不止一个学科。它从每个学科中所抽取的潜能进入到与其他学科的潜能的邻近关系之中。它与这些潜能一同进入到一个织网和一种韵律当中。哲学通过遵循其自身的相互包含律(mutual inclusion)来施展此种本领。这并不是说怎么都行。要将那些在别处相互差异的事物巧妙地包含于一种概念运动的相关性当中，这需要高超的技巧和足够的清醒。

再度被释放于世界之中，哲学所产生的邻近关系将运作于世界不同领域之间的通路转化为一张复杂的潜能网络，它包含着、但并不局限于潜能最初从中被挖掘出来的那些学科。从这些“横向”连接当中，某些前所未闻的事物出现了：一种新的综合。哲学所取用的，它还会将其还回，但却多了一重差异。将周流的潜能解放出来以营造一种差异，德勒兹和加塔利将此种运作称为“解域”。

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这就是哲学的全部。不是反思，描绘，规定，或评判。哲学致力于在不同领域之间将新的潜能聚集在一起，而从通常的运作方式上来看，这些领域倾向于彼此分离地进行评判并充满嫉妒地固步自封。哲学的目标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以潜在的方式居间、聚集，外在于它们自身通常的限制条件。一个哲学概念的含义不能被还原为其语义内容，因为后者的界定抽离于这个过程之外。在概念的解放运动当中，存在着一个转化性的方面，正是通过这方面，它有力地溢出了自身的界定。这个方面就是哲学试图在世界之中践行的：它的实用的方面。它就是概念的持续运动的过程性方面，趋向于新的效应。概念的含义不

能抽离于它的溢出效应。它的含义与它自身所产生的过剩效应融为一体。除了它通过界定而拥有的语义之外,一个哲学概念还带有一种意义的过剩,后者与它的述行力融为一体。

哲学以双重方式与非哲学相关。它需要非哲学活动的现存领域,以便从中抽取出转为己有的潜能;此外,它还需要非哲学活动的生成领域,以便令其自身的潜能向那里流通,从而以相互包容的方式产生新效应。它需要一种可共享的世界的宽广度,以便在其中开动自身。哲学将自身的活动与现存的活动领域相连接,并着眼于如何能令这些领域一同运动,一起变化。至关重要的就是关联。而关联从根本上说即共变。

为了最有效地利用该书,《千高原》的读者必须欣然将自身向书中的概念力量的展示开放。然而,哲学不会带来任何东西,除非它那实用主义的波幅被容许对阅读的经验展开荡涤。它向读者表达的“意义”将会处于共变之中。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这意味着承担风险,因为哲学的运动接下去将会进入到你的生命与计划当中,并会产生新的、难以预计的效应。怀特海与此颇为契合,他曾指出,真正的思想就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历险。假若此种历险的思想并非已然是一种快感,那么读者就要仔细地考虑是否要改变方向了。还存在着许多不那么具有生成性的思想以供选择。

从本序言的一开始,有一点或许是清楚的,即德勒兹和加塔利的一个重要关切就是多元体(多元性):众多学科,众多高原,众多韵律,众多主体,共变着的滑移。在西方,当哲学作为一个学科而被体制化,它事实上就变得不那么娴熟于处理多元性。与之相反,它已然发展出一大套技术手段来逃避多元性。体制性哲学酷爱将多元性涵纳于整体性之“一”当中。抑或,将它划分为二元性与对立之“二”。这样一来,出于对那丧失了的统一性(对于此种统一性的分裂,它现在不禁扼腕痛惜)的怀念,它往往会尽力克服自身所产生的二元性,只为了通过“一生二,二生三”式的辩证综合来对

“一”进行纯化。

这当然并非是说，在西方哲学的历史当中就不存在思索多元性的大思想家，他们能够抵制整体性之“一”的虚构。斯宾诺莎，尼采，柏格森，就是这样的大思想家。德勒兹和加塔利正是与这样一些思想家结为同盟。考虑到西方哲学的总体化、二元化乃至三元化的运作所累聚起的分量，额外的协助还是值得赞赏的。比如说，他们会求助于数学，而这门学科除了想尽办法解决多元性难题之外别无选择。试想，数是什么？如若不是这样的多元性难题，它又会是什么呢？数学会相应创发出各种各样专门的形式语言来处理多元性。但哲学不是数学，它无需形式化。然而，每种形式化都包含着一种多元性的概念，它之所以被建构出来，就是为了导出特殊的数学结论。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立场则是，不存在究极的理由来规定多元性概念为何不能或不应该从它的专门的数学表达中被抽取、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重新用于哲学，以便产生出哲学的成果。

比如，黎曼几何发明了一种空间的形式化，作为不同区域所构成的拼贴，而每个区域都通过**边沿**彼此连接。对于黎曼，空间就是“多”之连续性，不可被还原为一种严丝合缝的统一性，也无需通过三角划分(triangulation)来获得拯救。此种“多”的无限连接的连续性就使得对于“一”的关注全然失去了必然性。一种移置已然发生。问题已然改变。德勒兹和加塔利将会为哲学而形成此种移置，小心翼翼地在哲学与其之前的体制性实现方式的关联之中对其进行解域。他们将会从黎曼的数学计划当中抽取出“平滑空间”这个全然是哲学的概念(第13和14座高原)。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一种新的潜能带给哲学，对于此种潜能的思索改变了哲学所遇到的问题。哲学与数学的接合并非单单是从数学那里引入了一种数学式的解答。相反，它运用一种数学的解答来为哲学重新提出问题。通过这样做，哲学激励自己发明出与属己的活动

领域相适配的新的解答。^①

平滑空间的概念界定了这样一种空间,在其中存在着如此的潜能:从任意一点出发,可以直接连通到任意别的点,而无需经过中间的点。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真正的哲学问题,因为它们超越了数学的范畴。一个通常空间中的物体是否能够通过某种方式的运动将这个空间转化为平滑空间?运动是否能够发明出自身的无限连接的运作空间,并将自身从已然确立的空间构型的界限和边界之中解放出来?运动能否对空间自身进行解域,从而产生出一种别样秩序的空间?为了思索这些问题,德勒兹和加塔利创造出“游牧民”这个概念人物,将其作为此种转化的体现,而此种人物的例证可以在中亚草原的古代社会之中发现(第12座高原)。^②如果说在历史之中,游牧民曾通过发明一种平滑空间而将自身创造为一个民族,那么我们就看不出为何此种创造不会再度发生。它曾经发生过这一事实表明了:潜能曾经存在。一旦潜能出现,那它就始终是一种潜能。德勒兹和加塔利沉思这一问题:游牧民在我们时代的体现形式会是怎样的呢?对于当今世界来说,那个尚未到来的民族又是怎样的呢——或许它已然处于自我创造的过程之中?

他们的回答:我们称之为“弱势群(“少数民族”)(第13座高原)。他们在一种特殊的哲学含义上运用“弱势群”这个词。一个弱势群是一个不可数的人类多元体。它是一个处于连续流动之中的人类多元体,以至于构成这个多元体的个体无法被逐一计数并归入公认的范畴当中。他们无法被赋予一种明确的同一性,也不

^① 关于哲学作为对问题的发明,参见 Gilles Deleuze, *Bergsonism*,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New York, Zone Books, 1991, 15-21 (Gilles Deleuze, *Le bergsonisme*, Paris, PUF, 1968, 3-11)。

^② 关于“概念人物”(conceptual personae),参见 see Deleuze and Guattari, *What is Philosophy?*, chap. 3, 60-83 (Deleuze and Guattari,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ch. 3, 60-81)。

能被分派某种通常的功能。这是因为他们无法被固定约束，因为他们能够平滑地从任意一点直接通向界域之中的任意其他的点，即便界域本身有着公认的、明确的功能。他们处于一种集体生成之流当中。他们的运动形成了一个黎曼空间，它对公认的国家 and 地区的同一性以及包含和协调它们活动的功能机构进行界域化的拼贴。现代的游牧民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再度发明了“草原”。他们的运动分弥散出一个生成的平滑空间，它不能被纳入到现存的同一性的边界之内，也无法被它们的正常流通渠道的经济制度所调节。集体生成的平滑空间这个哲学概念确实进入到了其他生命和计划当中。为反—全球化运动的要素所采纳，它在 21 世纪初期为一个新的反—资本主义的抵抗运动的空间做出了贡献。

一种哲学始终通过“双重生”以及双重生之间的串接而运动。某种事物穿越于数学和哲学之间，从而使得一种专属数学的建构变为哲学性的，并通过此种途径改变了做哲学的方式。哲学自身通过此种联接而生成：它变得更胜任于思索多元性，并愈发从它在历史中所养成的习性中解放出来。介于数学和哲学两个学科之间的双重生。串接：概念扎根于肥沃土地上的另外领域，这是激进的政治实践的领域，概念在其上孕育出流动不息的效应，后者溢出于哲学学科之外——也同样溢出于作为一种原型的学科分划之外。抽取，转化，溢出。此种未被学科化的潜能的关联性发展正是哲学思想的实用性运动。

正是通过此种与数学之间的过程性联接——以及其他类似的联接，德勒兹和加塔利发展了那个可被视作全书核心的概念：难以遏制的、作为一种生成的连续性的多元性。而别的关键概念则在从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别的什么科学的其他学科的遭遇之中耗尽了自身。而与哲学学科自身的某种相遇当然也同样是融合的一个关键部分。它赋予既有的哲学概念以再度生成成为哲学和获得新生的机会。正是这些概念性的生成—哲学、再生—哲学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座座高原，也正是它们以一种自身